

# 民族文学迸发丰沛活力

##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

本报记者 张鹏禹

11月16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下简称“骏马奖”）在广西南宁颁奖。颁奖晚会以“人民大地 文学无疆”为主题，创新打造“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伴随着欢快热烈的开场乐舞《万马奔腾》，盛典拉开帷幕，30位获奖作者身着民族服装，从各地赶来齐聚一堂，呈现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动人图景。

### 书写民族交融故事

“骏马”有着美好的寓意，奔放有力、优美灵动，是积极进取的力与美的象征。“维吾尔族作家阿舍说，‘我相信，只有让个体的经验与记忆融入历史与时代、融入中华文明的洋流，文学之路才能走得更远、更开阔。’她的《阿娜河畔》此次获得骏马奖长篇小说奖。小说中的阿娜河即指塔里木河，‘阿娜’二字，是维吾尔语‘母亲’的音译，在这条母亲河边，由解放军转业官兵、当地群众、内地支边青年于荒原上共同营建的兵团团场，是阿舍的故乡。她用扎实的笔触写出了一部致敬故乡的边疆创业史。

同获骏马奖长篇小说奖的另外4部作品中，瑶族作家光蓝的《烟雨漓江》聚焦漓江儿女的生活和情感，融入生态环保时代背景；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通过一家四代人的经历，以微观视角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动态历史；满族作家马伯庸的《大医》将镜头回到20世纪上半叶，叙写抗战风云年代苍生大医传奇；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儿永远这样红》歌唱塔吉克族牧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讲述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故事。

骏马奖评委李静说，从辽阔的戈壁到风雪交加的高原，再到烟雨弥漫的漓江，一座座“文学地标”拔地而起，一处处“文学地理”变化万端。获奖作品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与新成果。

自1981年创办起，骏马奖已评选13届，共计759部（篇）作品、49位译者获奖，推动了民族文学繁荣发

展。此次共有25部作品和5位译者获奖，包含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翻译等6项，获奖作品题材丰富广阔，笔法变化万端，深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彰显梦想与真情

获奖者马骏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这个出生于宁夏西吉的青年，从小因患病无法站立行走，凭借散文集《青白石阶》，他的文学梦想终于如他的名字一样，乘着“骏马”，奔向了骏马奖的颁奖台。作为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笔名柳客行的马骏在《青白石阶》中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写下了生命的坚韧。

“小时候，我以为门口的青白石阶就是我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颁奖现场播放的作家短片“文学照亮人生”中，马骏说，是父亲的肩膀给了他走出家门的力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则像暗夜里的火把，照亮了他的生活。阅读和写作让马骏在文学世界里找到了自由，如短片所呈现的，阅读灯把马骏书桌前的背影映在墙上，象征着作家心灵的影子缓缓从轮椅中站起，奔跑、跳跃，飞向无穷远方。《青白石阶》的获奖是对马骏为梦想而坚持的肯定，也让他更渴望更多人看见，鼓舞人们为梦想追光。

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作家包倬凭借《十寻》获得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奖。彝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他创作的源泉，多年来，包倬一直在探索如何从故乡出发，抵达人类精神的故乡。“小说集《十寻》由10个短篇构成，共同的主题是寻找。我写作这个系列的目的是在纸上建立故乡。故乡赐予我的一切，天然包含着彝族的历史文化、人文风情，是我创作的宝贵滋养。更何况，那是位于四川凉山的故乡。”包倬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只有一个故乡。我们只能抱定它，就像无法选择的父母。以悲悯之心，真诚面对，这是我书写故乡的态度。”

土家族作家向迅获骏马奖散文奖的《与父亲书》，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它是作家写给自己父亲的书，



“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现场。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也是献给天下所有父辈的书。向迅认为，“由于受到传统的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影响，我们和父亲在生活中总是沉默以对，即便是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极力克制着彼此的情感，以至于他一生的故事成为谜团。”在作品中，作家敞开心扉与父亲进行了一番“长谈”，试图通过回忆和想象，还原和塑造一个父亲形象，写出中国父亲的典型性。

### 助力文学“破圈”传播

本次骏马奖颁奖创新采用颁奖典礼与舞台表演相结合的形式，活动成为荟萃各民族文化的盛会。文艺表演精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典歌曲、舞蹈、器乐作品进行编排，舞蹈《银落舞》、歌曲《光亮》、情景舞蹈《山乡巨变看今朝》等民族特色鲜明，展示了文学与艺术的交融。

在新疆民歌《青春舞曲》的旋律中，身着维吾尔族服饰的表演者们手持果盘、载歌载舞，带来了夏日新疆的阳光与青春。在《我的祖国》的悠扬旋律中，舞台上五扇金色的书型大幕缓缓开启，东乡族翻译家艾布等5位骏马奖翻译奖得主来到舞台中央。艾布把曾获第十二届骏马奖的广西瑶族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翻译成维吾尔语，原著与译者获同一殊荣，在该奖评奖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两本书的创作和翻译故事通过活动被更多人所知。本届盛典与电视晚会和网络平台直播充分融合，展现民族文学发展成就，助力文学“破圈”传播。

与盛典同日开幕的“奔腾——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展”，展示了本届骏马奖所有获奖作品，展厅长廊两侧渐次分布着获奖作品的内容简介、作者图片、纸质版作品书籍以及作者手稿等。其中，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攻坚交响曲》展现西藏农村脱贫攻坚历程，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书写农牧民妇女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努力，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合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从小切口讲述时代气息浓郁的山乡巨变故事，张雪云的《“海牛”号》探秘深海科学家的智慧，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为英雄树起丰碑。这些获奖报告文学作品有着贴近时代生活的现实感，受到读者关注。

据了解，“奔腾——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展”分5个展区，通过作家手稿、采访笔记、相机、服饰、图书等上百件珍贵实物资料和全新多媒体展示，将民族文学工作、骏马奖发展史、文学桂冠成长史等展陈内容和观众的参与体验有效贯通，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



▼骏马奖部分获奖作品书影。资料图片

## 为默默无闻的翻译家树碑立传

### ——读康岩报告文学《传经者顾锦屏》《攀登者张钟朴》

秦立彦

### 专家研讨李健新疆题材小说

本报电（汪君艳）为大力推进文化润疆，近日，“文化润疆”与当代边地书写——李健新疆题材小说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聚焦新疆题材小说创作最新成果，研讨当代边地书写发展趋势。

李健是来自新疆昌吉的实力派作家，其小说《木垒河》《脐血之地》等塑造了鲜明的边疆人物形象，表现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图景与边疆社会发展。长篇小说《木垒河》以木垒河流域的家族故事为核心，由小见大，书写了一部沉郁、厚重的新疆往事，丰富了小说创作对20世纪上半叶西部历史的表现。小说集《脐血之地》由《青杏》《库兰》《半春子》《九月》4个中篇组成，聚焦新疆木垒地区，展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冲突、融合中形成的多元文化风貌，其中有人性的真诚、善良与美好，有友爱关系的细腻婉转，有牧民生活的野性粗犷，也有保卫家园的豪情悲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李健小说中的边疆书写、美学风格、文化变迁与文化交融等议题展开交流。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总结说，李健的写作是人的写作、边界的写作、心结的写作，李健写出了民族独特性，更写出了人的普遍性经验。他强调，“边地写作”并不限于边地，而是国际化写作、共通性写作，要在更大的格局和历史中看待文学中的地方性经验。

继以报告文学书写李大钊、瞿秋白、郭大力等早期译介马列著作的前辈后，康岩又在《人民文学》《百花洲》发表报告文学新作《传经者顾锦屏》《攀登者张钟朴》。顾锦屏、张钟朴两位翻译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长期在中央编译局任职。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多为集体工作，因此两位翻译家鲜为大众所知。康岩要做的便是深入历史细节，把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打捞出来。

乍看上去，书写“译者”是困难的。翻译本为案头工作，一个人一支笔、一杯茶，静默无声。但康岩却把两位译者的故事写入了波澜壮阔之感。张钟朴1930年生于河北青县，顾锦屏1933年生于今上海崇明岛，两人可说是同代人。两篇作品均从童年写起，一直写到今天，相当于浓缩的个人历史。但仅仅叙述单薄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康岩的目的，他要把微渺的个人置于宏阔的大历史中去。

文学贵在一个“实”字，最怕凌空蹈空。开掘近于尘封的、有温度的往事，康岩写出了鲜明的地域风貌——天津的市井生活，崇明岛的南国风光。此外，张钟朴、顾锦屏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学成的俄语，两人的俄语教育都有速成性质。张钟朴毕业于北京俄专，顾锦屏毕业于上海俄文学校。康岩尤其擅长写教育。张钟朴在日本占领的天津上

的小学、中学，顾锦屏就读的太仓师范学院、上海俄文学校——相关内容皆笔笔有“实”，包含着缜密的考据意识与细致的工笔描摹。

在中央编译局，顾锦屏、张钟朴的人生由此交汇。从两篇作品中，中央编译局作为一个重要写作对象，形象渐渐显影。康岩以文学的笔触书写了中央编译局成立的过程及其建制，尤其是“集体翻译”的工作方式。康岩的笔锋自此从书写故事深入到翻译工作的文字层面，因为这是译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之奋斗的领域。工作中的一些坎坷也是译者们成长经历中的闪光点。《攀登者张钟朴》一篇，生动呈现了一次“教训”。一位苏联专家在演讲中提到某药物，场上包括张钟朴在内的几位中方年轻译员陷入困窘，这时，“师哲局长清了清嗓子，从后排站起来，缓缓开腔说：‘是阿司匹林！’局长的口气里，带着三分威严和三分嗔怒，说完摇了摇头，很不满意地坐下”。像顾锦屏、张钟朴一样，在进入编译局之时，译者们多是青涩的年轻人，缺乏翻译或其他文字领域的经验，翻译马恩著作所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功底也不足。大家常常是先从俄语译起，再学德语。他们毕生学习不止，在工作中成长。他们对文字的“倔强”，他们认定的“意思正确，译文通顺”

的翻译原则，都经过作者的书写，生动再现于世人面前，对于我们当下的翻译工作，具有启示和警醒作用。

报告文学并非历史文献，事实是骨骼，文学才是其血肉。这决定了报告文学写作，既需脚踏实地，以史实为依据，又需展开想象的翅膀，倾注文学的心力。两篇作品除了提供事实，还读者以知识——含有动人情感、具有整体性的有机知识，这要归功于文学。文字功力是写作者能力的试金石。康岩展现对文字的高度驾驭能力，他笔下的市井风貌和自然风景很有特色。他写水患时的南方，“水色与天色齐一，像是被草木灰涂抹了一般”；他写日机轰炸后的天津，“突然间变成一张黑白照片，烟云蔽天”。这些细节具有冲击力，给人以在场感。康岩的文字富于力量，恰与他所写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合拍。

顾锦屏、张钟朴是中央编译局的两位翻译家，他们的故事映射出中央编译局的身影。他们参与翻译的马恩著作，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堪称定本，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岂曰无碑？译者就是他们的丰碑。康岩的报告文学，正是向这些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的一次致敬。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农林科学家，林占熺在菌草技术发明创造方面的突出事迹与杰出贡献，经过文艺作品的传播被人们日益熟知。这其中有关钟兆云的贡献，他用几年时间跟踪林占熺在菌草研制与推广上的“奔跑”足迹，用生花妙笔写出了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让我们了解了菌草研制的艰辛与效果的神奇。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教授，是电视剧《山海情》中凌一农的原型。为解决菌业生产中日益严重的“菌林矛盾”这一世界级难题，他无数次发明实验，终于找到了以草代木、培养食用菌的科学方法。他以全新的菌草技术，带动宁夏闽宁脱贫致富，又以不断改进的菌草技术，在国内改变了一些地方的自然生态，在亚非拉地区带动了当地的产业振兴与经济发展，使不断“奔跑”的菌草，成为致富一方、造福世界的“幸福草”，为国际减贫和生态保护作出了独特贡献。

阅读《奔跑的中国草》，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好作者遇到了稀有题材，好文笔写活了时代榜样。钟兆云此前已经写过不少有影响的纪实文学力作，这次选择以林占熺为对象，可谓恰逢其会。福建籍作者写福建籍传主，有地域上的便利，关键是钟兆云“懂得”林占熺，熟知“菌草”的特殊价值所在，也深知林占熺的个人秉性与精神品质。因此，作品用采访得来的细节铺陈故事，展开从容不迫的叙事，由林占熺个人的科研爱好，到家人的全情投入，写出了菌草研制从实验到成功，从事业到产业的发展进程及其贯穿于其中的把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紧密联系起来的家国情怀。

钟兆云的叙事从容自如，文笔更是走心入骨。因此，林占熺在科研和技术推广、援外上的坚韧不拔和殚精竭虑，给人印象十分深刻。研制初期，没有资金，自己贷款；出国参展，自己垫钱，突出体现了主人公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精神。林家的亲情在菌草事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动。林占熺的六弟在工作中不幸殉职，五弟林占森又毅然参与进来。女儿林冬梅已经在新加坡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但受父亲的事业感召，毅然回国加入研制团队，助力菌草技术走向世界。林占熺把一家人带入这项事业中，也表明了林家人在浓浓亲情中蕴藏着深深的技术报国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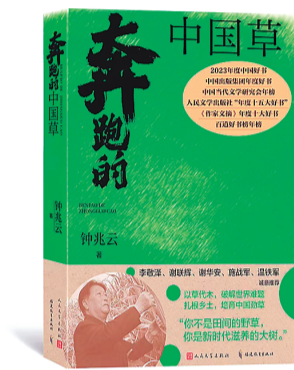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钟兆云在《奔跑的中国草》写作中，通过对研究过程的细致铺排和推广工作的精细描绘，自然而然又擎肌理地写出了菌草技术的多样化效用和林占熺个人的多重精神境界。

林占熺研发菌草技术的本意是以草代木，另辟蹊径，但在研发过程中不断深入又不断超越，

### 读钟兆云《奔跑的中国草》

白焱

### 小草寄大爱



研发出巨菌草和“绿洲一号”后，重心便从“菌”逐步转移到了“草”，使得菌草的效用从早先的脱贫致富、乡村振兴，走向了环境修复与生态保护。而随着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移植与推广，菌草的效用扩展到外援领域，成为中国品牌、中国贡献的代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了作用。从原本的“以草代木”到后来的“植草代林”，由起初的“兴农富民”，到后来的“造福人类”，小小一株草，功效何其多，简直可以用神奇来形容、用无价来估量。

通过这部文质俱美的作品，我们了解到，在菌草研发与推广过程中，林占熺上下奔波，不屈不挠；敢作敢为，率先垂范；不惧争议，忍辱负重；不计毁誉，务必争先，更是释放出了一种多重元素交汇的精神内力，其中显然包含了求真务实的科学家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 《扬兮镇诗篇》：抒写小镇人性之美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扬兮镇诗篇》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该书作者许言午围绕文学、心灵与故乡展开讨论。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得到近80万人次关注。

《扬兮镇诗篇》是作家许言午的长篇小说新作，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千年古镇扬兮镇的人们在时代潮流中生活的起起落落。小说以邻家女孩丁晓颜和背负家庭重任的张咏为主人公，通过呈现青年一代的成长和恩怨情仇，勾连起小镇人物群像，表达了对市井社会真挚朴素情感的珍视。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评论家潘凯雄认为，《扬兮镇诗

篇》是一部充满着诗情，用工笔写就的作品。它的叙事节奏缓慢而富有诗意，需要读者耐心品味，但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风格，使作品在当下追求速度的阅读市场中显得尤为珍贵。

提及主人公丁晓颜，《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认为，她不仅是小说的主角，更是扬兮镇的象征。“她是扬兮镇的灵魂，她是小镇之心。丁晓颜身上，生活不是手段，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认为，小说非常好地体现了中国诗学的风格，含蓄、节制、不张扬，有恰到好处留白。“从《西洲曲》到《边城》，再到《扬兮镇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美学的脉络一脉相承。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

谈起《扬兮镇诗篇》的创作初衷，作者许言午说，《扬兮镇诗篇》不仅描绘了他出生和成长的故事，还融入了他文学的故乡——古典诗歌。他提到，古典诗歌是他文学之路的启蒙，至今仍滋养着他的心灵。这本书将两个故乡融为一体，书写了一个千年小镇的历史，并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